

資治通鑑

齊

治

通

卷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勅編集

唐紀九

起著雍困敦九月盡重光單閼凡三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

貞觀二年九月丙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上曰比見
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
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
豈足為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
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
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
外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竊聞木上

皇宮及掖庭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爲可愍灑掃之餘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洹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壬申以前司農卿竇靜爲夏州都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哉元楷大慙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冬十月御史大夫參預朝政

安吉襄公杜淹薨

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

刺史盧祖尚才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趾久不得人
須卿鎮撫祖尚拜謝而出旣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
諭旨曰匹夫猶敦然諾柰何旣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戊子
上復引見諭之祖尚固執不可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
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何如人魏徵
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
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
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
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
然曷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
如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

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甚徵神色不移上亦爲之霽威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十一月辛酉上祀園丘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瑋之姬也瑋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

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
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
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
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
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
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
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
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
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
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
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戾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復訾矢畢
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

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
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
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
域諸國及敕勒先役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突厥北邊諸姓多
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
上方圖頡利遣遊擊將軍喬師望間道齎冊書拜夷男爲真珠
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
軍山下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迴紇拔
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雪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春正月戊午上祀太廟癸亥耕藉於東郊 沙門法雅坐
妖言誅司空裴寂嘗聞其言辛未寂坐免官遣還鄉里寂請留
京師上數之曰計公勲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

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但以故舊不忍盡法
得歸守墳墓幸已多矣寂遂歸蒲州未幾又坐狂人信行言寂
有天命寂不以聞當死流靜州會山羌作亂或言劫寂爲主上
曰寂當死我生之必不然也俄聞寂帥家僮破賊上思其佐命
之功徵入朝會卒 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
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三月己酉上
錄繫囚有劉恭者頸有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上曰若
天將興之非朕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爲乃釋之 丁巳上
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
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
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
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

通鑑二百九十三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
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
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
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
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
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 夏四月乙亥上

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
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
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
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

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荏平人馬周客遊長安舍於
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壬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
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
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
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
稱旨上以常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秋八月己巳朔日有食
之 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
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
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修壻禮代州都督張
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暱茲安
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
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族類親委諸胡

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摠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帥衆來降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賜以胡餅及荀悅漢紀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摠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摠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摠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

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癸未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庚寅突厥郁射設帥所部來降閏月丁未東謝酋長謝元深南謝酋長謝強來

朝諸謝皆南蠻別種在黔州之西詔以東謝爲應州南謝爲莊
州隸黔州都督是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
侍郎顏師古請圖寫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乙丑牂柯酋長謝
能羽及充州蠻入貢詔以牂柯爲牂州党項酋長細封步賴來
降以其地爲軌州各以其酋長爲刺史党項地亘三千里姓別
爲部不相統壹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
米擒氏拓跋氏皆大姓也步賴旣爲唐所禮餘部相繼來降以
其地爲岷奉巖遠四州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
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房玄齡王珪掌内外
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
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旣多
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

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濮州刺史龐相壽坐貪污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幕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爲善者懼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爲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

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
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
舍人楊文瓘請鞫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
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罪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
戰於白道大破之 二月己亥上幸驪山溫湯 甲辰李靖破
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旣敗竄于鐵山餘衆尚數萬
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
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
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
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
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
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

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
夜發卅勦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
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
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
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
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
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卅勦虜五萬餘
口而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丙午上還宮 甲
寅以克突厥赦天下 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
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尚書戴胄爲戶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常少
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 三月戊辰以突厥來
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侯大將軍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